

周成林 考工记

海豚文存



海豚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

周成林 考工记



©IPG

海豚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工记 / 周成林著. —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10-0952-4

I. ①考…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56029号

总发行人: 俞晓群

总策划: 梁由之

责任编辑: 李忠孝 张菱儿 邹媛

整体设计: 郑在勇 吴光前

出版: 海豚出版社

网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编: 100037

电话: 010-68997480(销售) 010-68998879(总编室)

传真: 010-68993503

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32开(787毫米×1092毫米)

印张: 4.5

字数: 50千

版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0952-4

定价: 18.00元

“海豚文存”小引

梁由之

俞晓群兄主政辽宁教育出版社期间，组织出版过“国学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等书系，格局宏放，影响深远，创造了中国当代出版史的一段奇迹。沉潜蕴藉数年后，俞兄从沈阳到北京，出掌海豚出版社，重出江湖，不负初衷。短短一年多时间，赓续旧梦的“海豚书馆”六大系列已陆续面世三十余种，包罗万象，蔚为大观。他兀自意犹未尽，于是又有了“海豚文存”。

承俞兄抬爱，邀我担任“海豚文存”总策划。即将出炉的“文存”是与“书馆”平行的套书系，各具特色，相辅相成。相对而言，“文存”不作细致的划分，来路比较野，内容比较杂，不那么经院，不那么学术；若较诸新鲜感、冲击力和可读性，则容有一日之长，或将不遑多让。

有趣，有意思，是我衡量一切优秀书籍的两条标准。二者居其一，已属难得。如果兼而有之，即当馨香以祝，实属可遇而不可求。“海豚文存”每年拟出两辑，约十来本，大抵学界及文坛名宿与中生代的作品各占一半。都能做到坐一望二吗？得读者和时间说了算。

爰书数语，以引珠玉。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记于深圳天海楼

浮云（代序）

读《约翰逊传》晓得约翰逊博士怕死，好像还说世间不怕死的没有几个。书不在身边，姑妄言之。十多年前，我与朋友跑去成都西郊土桥清真寺后的墓地游逛，里面古木森森，清幽极了，完全没有阴郁之感。大概过了几年，我与旧相好踩单车，远遁到琉璃场的火葬场，静悄悄的周日薄暮，不见一个缁衣的送行人。我们坐在花木扶疏的回廊，竟亦安之若素。

澳门观音堂左近的新西洋坟场，是我往来公司与住所的捷径。那几年，差不多每天都要穿进穿出一两次，慢慢亦晓得伫足研究碑上中西铭文。我发觉稍有品味的墓碑都是三四百年前西人所立，葡国教士与海员居多。其中一石勒有英文，说死者因台风而罹难。华人的墓碑，老实说并不好看，一大堆的显考显妣，形状也像一个模

子铸出来的。倒是一位两岁女童墓前的小花瓶插了一束鲜花，石台上零散几件玩具：愿她的灵魂安息。

旧西洋坟场在澳门半岛中区。公司里大家姐的先生是土生葡人，病逝后葬在那里。我与 Mel 有天经过，突然想去看看。找了半天找到了，见到几枝就快凋零的花。上个月听香港商业电台清谈节目“光明顶”，主持之一、在牛津大学读过历史的刘细良说，传教士马礼逊的墓就在旧西洋坟场，还有多位名教士亦长眠于此。惭愧我那几年心不在焉，印象深刻的，反而是大三巴地下石窟无名教士与教徒的遗骨，据说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台湾诗人杨牧的《凄凉三犯》我一直忘不了。诗凡三章，最末一章，以亡灵视角，想象所爱的人某一天来山中上坟。这位已登鬼簿的“我”，说是要画一座青山一棵树，还有蝴蝶飞舞环绕绿树，为上坟的爱人引路：“我在此。”这个月读伍迪·艾伦传记，伍迪当年有出电影，想让死者从棺材里钻出来大闹一场，但是保守的制片人不同意，说这样的喜剧会吓跑观众。我倒觉得他们过虑了。

又冷又酷的火葬场，我认为要数法国新浪潮导演楚

浮的电影《祖与占》，佳人香销玉殒，终究还不是化为一堆白骨，凡人都逃不过此劫，是废话更是实话。今村昌平的电影《我要复仇》，绪形拳扮演流走江湖谋财害命的斯文凶手，问吊后，不伦之恋的公公儿媳攀上山顶，抛撒亡儿亡夫的骨殖，画面阴惨得很。当空中飞扬的骨灰突然定格，整出戏戛然而止，诸般恩怨，惟有不怕死的观众回去慢慢体会。

回到现世。从小到大，我去过很多次火葬场，幼时的感受说来甚至好笑，虽不至于是件好玩的事，但每每盼望火葬场回来后那顿丰盛大餐。什么都要凭票证才能买到的年代，像我这样家境清寒的小男孩饿殍得很。送走隔壁的二爷爷，我可以在丧宴上将小肚皮撑得滚圆以至难受，当年的邻居讲起都要笑。我成人了先后送走祖母、父亲与伯父，所谓告别室肃立的身影总是寥落复寥落，回家后也没有吊客云集的大餐，而前后两次的归途，祖母与父亲的骨灰我都放在汽车后座，也不忘告诉司机把车开得平稳些。前两年读 Donald Richie 写小津安二郎的专著 Ozu，看到小津与母亲坐火车回乡，把父亲的骨灰坛

放在车厢内的行李架上，他说那是列车里最洁净的地方。

昨晚，山中农家乐老板的前妻突然聊起生死大事。有城里人花数千元买山民后园的空地入土为安。她说自己的母亲在家乡往生，一众儿女商量把骨灰撒入故乡的小河。不料老父听了涕泪涟涟，务求为亡妻谋得长眠之地。我听了没有追问。葬在土中或与江河同在，那是亡人与未亡人的自由选择，各人自适其适好了。反正我送走的亲人，皆如弘一法师所说：结了水族的善缘。他们出发的地方，山是好山，水是好水。我从此不用担心过了我这辈是否还有人来祭扫。既不是名门望族，也不是万人景仰的人物，走了就走了，只要没走的人心中还有念想。

二〇〇四年九月廿三日山中



海豚文存书目

书 名	作 者	编 号
第一辑		
*《八十溯往》	沈昌文	001
*《记得青山那一边》	钟叔河	002
*《序和跋》	朱 正	003
第二辑		
*《考工记》	周成林	004
*《古香异色》	黄 恂	005
*《鲤珠小拾》	雍 容	006
《一书读罢头飞雪》	余世存	007
《盛世偏多文字狱》	谭伯牛	008
《从凤凰到长汀》	梁由之	009

第三辑

《故人书简》	黄 裳 著	010
	梁由之 编	
《闲览琐缀》	谷 林 著	011
	沈胜衣 编	
《稼轩词说 东坡词说》	顾 随	012
《走出迷雾》	朱 正	013

注：“★”为已出版图书

目 录

浮云（代序）

- 1 乱云
- 9 残云
- 15 晚春
- 27 我们要爱母亲
- 36 暖灰
- 48 杀父
- 60 冷冰冰
- 84 微观生死
- 90 考工记

乱云

七十年代初，我大概六岁的时候，父亲与母亲的关系已是糟得不能再糟，于是父亲带我到他工作的呼和浩特住了十个月。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我们在北京停留了一天一夜，白天去天安门，晚上我在旅店尿了床。成都的邻居伍哥后来一直怪父亲没让我在天安门前留个影。伍哥是老知青，红卫兵串联那阵走南闯北。我小时候爱翻他的影集，爱看他与革命战友在天安门的合影，羡慕得不得了。

我住在父亲的医药公司宿舍，第一次见到暖气片这种东西。我喜欢听暖气刚送来时管道里的嘶嘶声与嘭嘭声。我那时吃得最多的零食是一筒一筒的山楂片。我喜欢把圆形的山楂片放进装了水的小盖子，搁到暖气片上烤热，吃起来水叽叽的。父亲那阵与工人阶级一起劳动，常去临近的中药厂上夜班。有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不知怎么从床上睡到了地

上。迷糊中日光灯晃眼得很，是父亲回来了正把我抱起来。

呼市的冬天动不动就是零下十几度。我还嗅得到父亲带我去的小酒馆那股热烘烘臭烘烘的味道。掀起油腻的厚布门帘，尽是牛肉味羊肉味大葱味还有食客的体味。父亲喝醉了常拖着我在积雪结冰的街上乱逛。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躺在街边墙边与人家的门边。我慢慢习惯了跟在好心路人的后面，看他们深夜把父亲抬回住处。

我不习惯而且至今不明白的，是被父亲的好友王伯伯半夜三更赶出家门。王伯伯以前是解放军的空军校官，听说也曾有过风光的日子。父亲常带我去王伯伯家喝酒。我还记得王伯伯住的是平房，他有没有妻儿却不记得了。我忘不了那个寒冷的冬夜，我睡在王伯伯家的炕上，半夜里父亲叫醒我面对王伯伯勃然大怒的醉脸。我们俩被扫地出门站在漆黑的屋檐下瑟缩发抖直到天光。我也忘不了一九八〇年父亲回成都，告诉我王伯伯后来自尽了。

我至今弄不清楚父亲为什么从北京的中科院考古所去到内蒙科分院再去到风马牛不相及的医药公司。母亲那边的人说起父亲，向有成见偏见，说他大饥荒时盗卖文物，我不

大相信。街坊邻居的传言是父亲受到政治冲击，我也只能参考。然而说好说歹父亲不在人世了，我在他的遗物里也翻不到只言片语的记载，除了那首他改换辞句藉以自况的杜牧之《遣怀》，我现在也只记得其中两句，第一句是小杜的原句：落魄江湖载酒行。还有就是第三句：十年一觉青城梦¹。

父亲一九八〇年回成都后再也没回过内蒙。我那时念高一，一直跟祖母住。下午放学回来见到父亲在家，向我伸出手来，一边念着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我和祖母大概七八年没见到他了，心中说不出的高兴，以为家业振兴就此有望，哪怕祖孙三代暂时挤在一间小屋里，只要父亲能够调动工作到成都，住房等等总可以解决。我记得他回来不久写了封信给当时的成都市长，盼望落实知识分子待遇。有天晚上我们刚吃过饭，市长大人的秘书来我家了解情况，和父亲聊了一小会儿，然而就此一无音信。

问题可能还是一个酒字。父亲因为脚疾回蓉养病，他在呼市醉倒在冰天雪地，过了很久才被人发现送进医院，动手

1 青城是呼市的别称。

术截断几根脚趾。江山易改，酒性难移。我儿时在内蒙经历过的情景又在成都再现。这一次我习惯了与邻居或路人将醉卧街头的父亲扶回或抬回家中。那个雨夜，我和伍哥搀着他从西都街经小巷子回屋。醉酒的人特别沉，我们一路跌跌撞撞。街边人家的黑白电视正在播放我想看的狄更斯《老古玩店》，我脑子里尽是《大卫·科波菲尔》小说中的人物，觉得自己就是狄更斯笔下那个小主人公。

父亲调回成都的希望，去大学教书，到武侯祠博物馆做研究等等，一个个都是泡影。祖孙三代仍然挤在同一屋顶下，种种窘迫，真是不愿多说。父亲买醉后恒常夜归复出，从入夜到凌晨，要折腾好几次。我们与邻居杂处的小四合院，入夜后要关院门。左邻右舍渐不耐烦，都不理睬醉汉的敲门声了。我那时也少年使气，不想应答。于是无论酷暑严冬，为父亲开门的，就只有古稀之年的祖母了。有时他饭也不吃就出去，一醉四五天，祖母夜夜担惊之余，不忘留点菜饭在锅里。他醉了有时要念叨“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唐诗，我想他糊涂归糊涂，心里还是明白的。

只是心里明白有什么用？酒入愁肠直到膏肓，已经无

药可救。父亲每个月总要大醉两三次，惟可庆幸的是，内蒙寄来的当月工资他交给祖母，自己只留极少零用。有好几年，我们祖孙三人就靠这点薪水过日子。祖母晓得父亲离不开酒，于是家中也常备有酒，但多半藏在床底柜角等处。他醉了，或祖母出去买东西，这些地方就不再保险。以前我家的远近亲戚常有往来，目睹他借酒使性几次，慢慢也少上门了。左邻右舍虽然厌烦，但祖母人缘好，大家多能哑忍。有个夏夜，我因为他太过喧闹无法入睡，起身与他理论，隔壁陈伯伯连拖带拉，让我到他家里将就一晚。不过睡不着总不能老上别人家，我偶尔也溜到街上瞎走一气，走累了再回家睡觉。

八十年代末，他酒后又遇车祸，仍是脚部受创，入院手术。肇事方承担了所有费用，而我当时巴不得他被撞死，一了百了。他随后用赔偿的钱买了一部手摇轮椅，但轮椅也不能阻挡他嘍吟闹市，醉卧街头。最后轮椅不知所终，他一瘸一拐的醉姿，却成了方圆数里内妇孺皆知的一道“景观”。

一九九二年八月底，心力交瘁的祖母在家中病逝，享年八十有二。祖母育有二子，父亲为幼，而弥留之际惟有我随